



绀弩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绀弩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责任编辑：郑延顺
封面设计：董瑞成

缙 筠 散 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2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frac{3}{8}$ 插页 3

198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7,000

书号 10019-3240

定价 0.97 元

序

风晨月夕，怀人感旧，经久不释，遂成小品，后且成帙。

一九八〇年某月，三联书店尽出其所藏杂文，除他人所作外，几乎拥有拙作全部，谓将继他人之后，为出一小集。时逢我社亦将重排若干年前所出之《绀弩杂文选》，但因时世变迁，应有所删汰，征我同意。鲁迅先生说过：“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我集能有删汰，真意想未到之乐。但删汰之后，薄不成册，乃商将上述小品移而充之，命曰：《绀弩散文》，聊以别于三联之杂文集。其实，何谓杂文，何为散文，我实不知，亦不知有知者否？

鲁迅先生（又是鲁迅先生，我其将“谬托知己”衣食于鲁迅乎！）的《野草》，自称为“散文诗”。自是“散文”，既达最高境界，无以名之，乃名之曰“诗”，亦犹长篇小说《死魂灵》，作者自称其为“诗篇”一样。但《野草》多深悲极苦之篇，虽喜且爱，而往往不能终卷，甚至欲抛之疾走，若《影的告别》然。何其芳《画梦录》，昔曾读之。觉其精工细致，犹旧时深闺针神，刺刻花鸟草虫，如鸳鸯之类，至少在某一时刻，专以自赏，不肯示人。我曾以此意告作者，作者哂之。其时作者思想进步，已不以不食烟火之《画梦录》为意，亦意中事。又，曹白的《呼吸》，《怀曹白》篇曾论及之，不知其为何种文件，且早与《画梦录》内容一同净忘。但当读时，实从而深得读书之乐；且惊其成文之易，似为“文章天成”一语作证。而

战斗性之强，又其本然。虽欲求疵，苦难置喙。后在重庆《新民报》编副刊时，乃以此书为刊名《呼吸》。鲁迅、其芳往矣，擅曹白之才，竟搁笔数十年！我辈灾梨祸枣，喋喋不休，直取厌耳！

我曾接触的散文，实此三数种。珠玉在前，无可伦比。一再自读，觉与我的它种文字一样，凑字而已。何足类别？

遂为自序。

聂绀弩

一九八一年三月末于北京



作者像 (1979年10月)

繁东的继承关系是自明的。杨回东在家，李卓
李东是就^老回东^心二^的。这不但因为它表述
因为其中^种加工，都是合理的。最显而易见的
事，只能是从老回东“移置”成李卓东。如果
东“移置”成李东，那一定是以是那“移置”的人为
就是说这说的人神往于问题。请记住这一点，
论的主要观点的一个最简要的说理示例。

作者手迹

目 次

序	1
---------	---

第一辑 蛇与塔

蛇与塔	2
早醒记	4
怎样做母亲	8
壁画	20
误人父兄	28
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图》	34
论莲花化身	40
伦理三见	42

第二辑 狗道主义举隅

狗道主义举隅	48
老子的全集	51
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	53
论怕老婆	57
诗人节怀杜甫	66
论“诗曰……”	71
自由主义的斤两	74

论万里长城	81
傅斯年与阶级斗争	89
论黄色文化	98
反动到底的“底”到底伊于胡底?.....	102
论申公豹	108

第三辑 残缺国

残缺国	112
兔先生的发言	117
韩康的药店.....	128
阔人礼赞	136
辈份,寿命,体格	140
乡下人的风趣	148
怀南京.....	151
论拍马	159
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	161
论白华	166
茫然	171

第四辑 第一把火

第一把火	178
父亲	191
母亲们.....	196
圣母	203
小号兵.....	207

飞机木刻号.....	209
在西安.....	212
怀曹白.....	218
给战死者.....	226
东平琐记.....	231
迎骆宾基.....	237
怀《袖子》.....	244
离人散记.....	253
巨像.....	292
血书.....	297
一九四九,四,二一,夜.....	316
论悲哀将不可想象.....	323

第 一 辑
蛇 与 塔

蛇 与 塔

白蛇与许仙，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写这故事的有好几种书，我最爱《警世通言》上的“白娘子”。从那故事看来，白娘子是个极人情也就极人性的平凡的女性，她爱许仙，嫁给许仙，后来为法海收服；文情简单朴素，使人感到一点淡淡的无名的悲哀，是中国短篇中的杰作。别的书就铺张得厉害，什么水漫金山，压在雷峰塔下，许仕林祭塔等等。

蛇，纠缠，毒，用它比女人，是颇有些憎恶意思的。但这意思，在一般人中间，似乎并不怎样普遍，深刻。写白蛇故事书的人，讲，读，听这故事的人，就都不怎样憎恶她，刚刚相反，许多人似乎还同情她。用老话说，这叫做公道自在人心。水漫金山，当然会荼毒了许多生灵的吧，但人们还是并不憎恶，好象明白那责任该法海负。本来，你出家人，管人闺闼则甚？

把她压在雷峰塔下，而且永久压下去，实在是一件不平的事。她不过找她的丈夫，要她的丈夫回家，犯了什么法呢？就叫她不见天日，身负重负，动也不能动一下，这日子怎么过呀！这是我们愚民百姓所常常盘算的。

中国没有大悲剧的故事，什么都让它大团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快人心。白蛇被压，还来个许仕林中状元，衣锦荣归，奉旨祭塔，也不脱此例。有人说这是不敢正视现实，是说谎，恐怕是不错的。但也可以有另外的说法，即我们中国人于是非善

恶之间，取舍极严，关心极大。蛇已经被压下去了，没有任何法力的我们愚民百姓无法挽救，但对于她的含冤却耿耿在心，对于她的凄凉情况，又抱着无限同情，难道慰问一下也不可以吗？于是产生了自己的创作：祭塔。状元公许仕林也者，何尝不是白蛇与许仙的儿子呢，不过是我们愚民百姓派去的代表而已。探监，甚至到学校里访女同学，不都要说得沾亲带故的吗？

若干年前，雷峰塔倒了。倒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人们偷砖。砖，可以造墙。纵然不过是砖吧，年深日久，就成了古董，可以赏玩，可以卖钱。甚至一说：塔是镇妖的，砖当然也可以避邪。所以偷。天乎冤哉，刚刚把偷砖者的本意忘掉了！本意如何？曰：要塔倒；要白蛇恢复自由。愚民百姓也自有愚民百姓的方法和力量。

一九四一，一，三一，于桂林。

早 醒 记

早晨不知被什么吵醒，迷里迷糊，发见自己睡在城里报馆营业处的楼上。昨晚因为看过电影《怒海英魂》，天晚了，雨天，月亮没有上来，路上也不好走，没有回乡下去。睡之前，随手拖一本书来看，是《黑奴吁天录》，一看不觉就看完了。熄灯后好半天睡不着，书上被迫害的黑奴的影子和电影里被鞭打的黑奴的影子结合起来，很清楚地在脑海里显现，纠缠。

补偿晚上的迟睡是在早晨多睡一会儿。但在城里却往往不能办到：睡得正好的时候，警报来了。今天醒来，以为又是警报，侧耳一听，街上很安静，警报声也没有，只听见楼底下有几个报童在说话，报童们还没有去卖报，就是报纸还未出版，我们的报是出得最早的，那么，说不定现在还只五六点钟。我闭着眼，想重新入睡。

拍！不知谁打了谁一个耳光。“呜呜……”接着哭声就起来了，是孩子的。报童们真讨厌，等报的时候，总要吵吵闹闹，毫不为什么就打起架来，而大的总是欺负小的。

拍！又是一下。“啊啊……”接着是更大的哭声。这回听出那哭的是个女孩子。那孩子只是哭，没有骂，也没有说什么。这不是报童，报童纵然被打，纵然无力回手，口头上总没有这么老实。

拍！第三下。打之前，还有几句叽哩咕喽，声音很低，听不清

楚，“啊啊……”随即被哭声所遮断了。刚等哭声低下去一点儿，叽哩咕喽又起来了。仔细听，是女人的声音，虽然听不出咕喽的什么。咕喽之后，接着自然是“拍！”之后又自然是“啊啊……”。“拍！”的声音也听得更清楚，不是巴掌打在肉身上，是板子。不必费什么脑子，就知道是后面住的那位姓什么的姨太太打她老人家的丫头。后面虽然住着几家，但主妇们脾气都很好，从来不吵架，不打孩子，家里也都没有十来岁的女孩，而那位姨太太打丫头又是常有的事。

那位姨太太，差不多天天都看见，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矮女人。有点儿胖，因为矮，格外显得臃肿，象浑身的肉与衣服都纠缠在一团。脸象柚子皮那么黄，也象柚子皮那么有许多小针眼。耳眼口鼻不必细描，都是使人不很乐意拜见的。我决不以为难看的女人，性情也一定乖僻；事实上美好的女人也往往有丑恶的性格，不好看的女人也有性格非常美的。但这位姨太太的尊容实在叫人难以回护；性格方面，虽然有许多地方尚待发见，但只就喜欢打丫头一点说，至少我觉得可怕。她也许曾被她的老爷宠幸过吧；但那恐怕已经是年湮代远的事了。报馆的营业处设在这儿已经两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这儿来，营业处的同人更是无论昼夜早晚都在这儿，我们却差不多没有人知道她的老爷是谁。这就是说，两年之间，她的老爷很少到这儿来，据说那位老爷就在本地某机关作事。和她常常在一起的并没别的什么人，就只有那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那丫头虽然穿得很不象样，身体瘦，面色苍白，但眉目倒很清秀，尤其是眼睛，亮得很。她们两个人住在一间房里，什么事都是丫头作，烧饭，洗衣服，买东西，甚至于挑水。每天作了这些事之后，还有一件照例的事就是挨打。早晨晚上或者中午，一顿或者两顿都没有一定。一到了这

样的时候，邻居们，尤其是营业处的同人们，就常常蹙起眉头：“唉唉，阔太太又在显她的威风了！”

叽哩咕喽——拍！——“啊啊啊啊”。

叽哩咕喽——拍！——“啊啊啊啊”。

这样周而复始的三个过程，以“拍！”为中心点，“拍！”以前的叽哩咕喽，是一段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诉说，那诉说是极动人的：贪嘴，贪玩，偷钱，打破东西，……如是等等，不一而足。“拍！”以后的“啊啊啊啊”则是一种没有字句的语言，是无告的弱小者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能抵御肉体的痛楚，也无力摆脱这人世的羁绊的时候，向冷漠的人间发出的求救的哀声。这哀声，别人听见了不知怎样，我是只恨我自己无力，不能把那弱小者从淫威之下拯救出来，又无法惩治那肆虐的人，让她（或他）也尝尝自己所加在别人身上的滋味的。

诉说，鞭打，哀叫象十部鼓吹在我旁边演奏，使我睡不着。我希望那位姨太太赶快结束她的杰作，可是她却毫不疲倦，一直继续了半个多钟头。就象这世界上只有她们两个人或者她们两个人的声音毫不妨害别人似的。结束了之后，那声音还在我的耳边响，不但响，还使我联想到昨晚看的《黑奴吁天录》和《怒海英魂》，一时竟以为那小丫头就是黑奴，姨太太就是黑奴的主人或贩卖者，而《黑奴吁天录》上所描写的惨痛与残酷的情形也就是这姨太太和小丫头的生活纪录。《怒海英魂》里有一件小事，是很可注意的：贩卖黑奴的人，却被别人看不起，也就似乎是一种很卑贱的人。天下卑贱的人，往往对于上面的人胁肩谄笑，曲意逢迎，一点也不以别人加给他们的奴役与轻视为可耻；但假如有比他们更卑贱的人落在他们手中，他们给与的虐待比在他们之上的人给与他们的却更为难堪。有人说，奴才作了主人，比原来的主人

更为残暴；其实何须到他们真作了主人的时候？比如那位姨太太，事实上已经被人抛弃，就是不被抛弃，也不过是一个姨太太，在人类中是属于卑贱者之列的。世界虽大，世界上的人虽多，比她更卑贱而又委屈在她手下的，恐怕就只有这个小丫头了，对于这唯一的在她之下的弱小者，她却毫无怜悯，毫无容赦地虐待！她的生活是寂寞的，悲凉的，和她共生活，共命运，是她的最亲近的人的，恐怕也只有这个小丫头了，对于这样一个唯一的亲近的人，有什么过失不可原谅呢？可是她却毫无怜悯，毫无容赦地虐待！难道身受的不幸都要十倍百倍地从这小丫头身上得到报偿么？难道使自己不幸的不是别人，却是这无助的丫头么？难道只要虐待这小丫头，自己的一切不幸都会变成幸福么？人性真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

我以为地位的卑贱并不可耻，灵魂的卑贱才是可耻的；地位的卑贱有方法改变，灵魂的卑贱却无可救药的。自己是卑贱者，被虐待者，不敢向虐待自己的人反抗，报复；一旦遇见比自己更卑贱的弱小者，就绝不放松，给以虐待的机会，这就是卑贱的灵魂的标本！

卑贱的灵魂产生于有卑贱者和虐待卑贱者的世界。这世界不但虐待卑贱者，还使他们在被虐待中不敢乃至不敢想到反抗和报复，不但不敢乃至不敢想到反抗和报复，还把反抗和报复的对象误认是更卑贱的弱小者。于是，卑贱者一面安于被虐待，一面还以能够虐待别人自喜，而虐待卑贱者的世界遂得毫无漏洞，秩序井然。然而这世界其实是一切卑贱中之最卑贱的。

我诅咒卑贱的灵魂，但更诅咒使人灵魂卑贱的这卑贱的世界！

一九四二，五，七，桂林。